

有版權

實價五角

夜記

魯迅作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西馬路慈豐里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四集
共六十冊

烟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長篇
白文短篇
沙汀短篇
蘆焚短篇
陳白塵短篇
蔣牧良短篇
荒煤短篇
巴金童話

嚇，美國嗎！尹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魯迅庚報告
魯迅散文
魯彥散文
黎烈文散文
麗尼散文
沈她文書信
李健吾劇本
胡風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二十九年三月六版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槓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三四五集各書均已出版。第六集自二十九年三月起陸續出版。

目錄

一九三四年

病後雜談……

病後雜談之餘……

一九三五年

在現代中國的孔子……

「題未定」草（一一五）……四八

陀斯妥夫斯基的事……六九

「題未定」草（六一九）……七二

一九三六年

我要騙人·····	九六
「出關」的「關」·····	一〇三
半夏小集·····	一一一
「這也是生活」·····	一二七
死·····	一二四
女郎·····	一三二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一四一
後記	

病後雜談

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里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于餓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閒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却模模糊糊，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懨懨的到階前去賞秋海棠。這種志向，一

看好像離奇，其實却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却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裹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爲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沈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爲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

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爲「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爲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歎一口氣，將牠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着來看，輕飄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起的阮嗣宗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爲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稅。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裏吶

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烟囪」的，然，還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爲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喫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只好「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却

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二

爲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于「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乾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爲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却算盤，那麼，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了「杭育杭育派」了。這關鍵，只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却是永遠執着，因此也就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者不失爲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爲「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姬隅躍清池』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裏的是「蜀碧」。

這是蜀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鑑」，都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得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裏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爲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却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于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對于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牠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喫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只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裏面裝着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式，見于屈大均的「安龍逸史」，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歷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歷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爲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御史李如月就

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揗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綴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

清的柱石，封爲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爲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子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裏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搥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全癒的。殘酷的事實儘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一株株是文章，節節

是忠腸，」就很富于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裏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凌遲，却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着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裡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閒漁閒」。

錄」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却又尋不出什麼忌諱。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容易在愛文義路找着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裏面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麼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于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覆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託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於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於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滿是前清遺老的口

風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着末筆。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却又引明遺老爲同調，只着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于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爲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爲藝術而藝術』成爲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爲這是因爲「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並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面說過的「蜀龜鑑」，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贊」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繭，雅終召旻，託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于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終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